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徐鳳彩聖期
徐銘常成紀　參閱

章中丞奏疏

疏　章煥

禦倭疏　禦倭

倭患之熾其原不在于外中原之雄咸爲之謀主也。土著之奸人爲之嚮導也窮民爲之役使也有是三

者然後能深入長驅。唯所適而莫之遏。今軍興且四年矣。廢務草創。法守未明。議論叢生。事端瞀亂。臣謹條其未安者八事。古者兵將相習。教戒素明。巧可赴敵。今軍門督撫分閫列施下、文武廢僚紛然衆建。然皆空名、有將無兵也。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加以南方素不知兵、軍政久弛。其視諸將弁髦也。諸將之視郡縣傳舍也。兵將之相視途人也。如是則其赴戰兒戲也。此統兵之制未定者一也。夫將無號令。與無將同兵無約束。與無兵同。故平時之節制。與臨陣之紀律

也。今諸軍目不覩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朝而遣。日中不至。晝而遣。日晡不至。臨陣而逃轉相刼掠。或殺軍民報功。甚者爲賊內應。倭夷既久。漸成亂階。因循則威嚴愈褻。矯正則他釁易生。此敗兵之亂。未定者二也。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是在上醫國手。劑量

是勝征倭仍收功于諸將不收功于土苗也

斟酌。對証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倍賞以招侮。勢緩則厭弃而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三也。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無

賴艸竊亡命悉入彀中及至而茫無統紀聚散無稽多寡不問故募而來來而去去而無兵則又復募府

戚少保募兵不用游滑之人蓋慮此也

庫罄竭道路繹騷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四也當始發難時臣嘗有言急集海上之沙民可無煩客兵衆論相持事機頓挫令壯士死于行陣頑民逃而從賊民氣破傷摧慘已極乃始欲用鄉兵散客兵

若守城之事何

此所謂倒行者也假令客兵已遊賊衆乘城鄉兵果

待客兵

可恃乎鄉兵難恃求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重爲客兵所侮此練兵之制未定者五也失兵有

啓伍則耳目心志定而約束易行今雜處市廛嬉遊里巷百貨之所歆豔侈俗之所侵淫遂令山東椎鈍變爲紈袴佷苛鄙野咸習歌舞精鋭銷耎軍氣不揚淫蠱流行死亡枕籍此屯兵之制未定者六也古者行軍動衆必從枕席上過師故進能克敵而退可保軍今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俠邪之徑至於斷港危橋單舸片檝或搴裳而渡或泅水而遊動犯兵家之忌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斥堠止無堅壁往往履危機墮狡計落坑阱而不悟此行兵

之制未定者七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變。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蓐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軍機盡泄。士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八也。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因乎敵者也。有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可統也。秩其教令。齊其法制。範我馳驅。是謂三軍之銜轡。則兵可馭也。或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

狠士之兵爲之輔則兵可調而用也所募之兵程其勇力而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逃者有孥戮之禁至于鰥曠遊民給其田廬與之配偶則可以縶其歸念而兵可募也以客兵爲權宜以鄉兵爲寔用日省月試常如賊至勞來不怠甘苦必均則市人可爲精兵耰鋤可撻利刃故兵可練也有營居故兵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兵可散而不可亂賊所往來兵所出入有斥堠故兵可進也有堅壁故兵可退也有戰地有候人有諜者故兵可正可奇可疑可

伏也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吊死扶傷恤孤問寡有典故兵可飽可飢可生可死也信能行此入者而廟算之勝我先得之矣夫禦倭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備之言戰不及守非完策也何者東南無重門阻隔無高山瞭望波濤滉瀁隱見難窺風帆迅疾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壖之險賊與我共之者也臣聞賊遠來人持數日之糧來達岸多苦飢者賊之死命制於數步之内矣徒以海濱廩藏之富故賊至而掩據之因以爲食既飽則所向無前乘人不備如使蓄積收斂

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也。故謙守者莫要于城堡。城堡相望。遠近相依。賊少則不能攻城。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而守矣。且瀕海皆膏腴美田。宅廣樹蕃。南方所謂樂土也。爲賊蹂踐。民皆遠徙。然其東向思歸之心。豈有日夜忘哉。有城堡。則良民歸。田野闢蕃。非獨禦夷。亦安邉足賦之具也。且南方諸縣。地方七八百里。賊至放兵肆劫。一令

終不足以制之。疆理浩穰，禁防疎濶，外為寇賊巢穴，內為逋逃淵藪，凡以壤地相隔，聲勢不貫之過也。誠增置縣邑，多設長吏，使分地而守，分民而治，除器練戎，積餉繕壘，無事則休養生息，按堵而居，有事則高城深池，與民共守，足以扼賊衝，輯衆志，此寓將于令，寓兵于民之術也。

南方兵事疏

南方兵事

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游民，利賊重貨，為之鄉導，而我兵倉卒無備，徒手搏戰于溝塍沮洳之鄉，故無

出輒敗。夫兵者因地形者也。今六七郡間千村百落皆爲戰塲。敵形至難制也。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爲今之計。莫若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泹。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人人自爲戰守。小入則其地當之。大入則併兵禦之。中道則設伏擊之。出海則舟師邀之。大功可成。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又今所患不在無兵而在于兵之不畏將此制度不立無紀綱故也。

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遙制千里外如兒戲耳故其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參佐偏裨一稟于約束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夫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之調度故其精神聯貫如臂使指狎有緩急可咄嗟而辦令政體不素定而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主然臨變則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之苦樂不體官帑之出入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是目睫間已成吳越

況百里之外哉故欲决勝負先定政體凡軍中之爵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財之別藏（南宋張浚措辦出師皆有隨軍轉運使給其糧食止以制置使行之）使軍門不以煩有司而有司不以煩民上下相體遠近相維則萬全術也臣又聞訓練之兵萬人一心弱可使强强可使馴令議者率稱調兵非久計也少發之則不足多發之則用度不繼久駐則老師費財覺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臣愚謂訓練土兵斷罷客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廣西湖廣山東近海之丁壯及有罪謫發者居之海壖及諸河通海之

地。給配偶，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内賊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内境。凡我之動滯曲折無不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嗚號而須臾畢集。賊圍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皆奸民釀之也。夫治外賊以兵，治内賊以誠。有如今之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將撫循彼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天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夫海上多壯士。善者負氣任俠。而

不肯下人。否者憑恃險阻。而恣睢暴戾。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乃治亂之機。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待。

經略中原疏

經略中原

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妖民假以詐術誑惑愚民。愚民所利福田利益。妖民所逐淫雜淫汚而已。人心一蠱。妖說遂行愚者求福。智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以身爲奴婢。然未有不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

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於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後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椎埋惡少亡命逋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猋尚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其地方虛實攘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群妖羣盜合爲一途盜黨藉妖言以惑民而妖人倚羣盜以劫衆閃倏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

南北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浙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日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已故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潛消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業臣謹條上八策

一屯重兵近者師伍倡亂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爲群盜所笑爲其虛可乘也今宜武一衞屯伍皆空堂堂鎮城乃專恃游民悍賊不便宜增兵守之二

收梟儁。北方長技，或揮刃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皆自負其能，酣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儁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蹶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錄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弭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擒大盜，得其所記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于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四察險隘，如河南山東直隸之交，芒碭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戍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區而今爲各省之邊

略有司弁去不守。與目必為盜貲。此當深慮五時巡歷。守巡兵備以送迎為職業。下邑偏州輿轍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疏。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為盜而詭曰救民何者以貪官毆之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 聖明所以共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中原事體。何與于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今湖南諸宗。飢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

千億。皆爲皇室藩屏。何憂群盜。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衆必至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略中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計。而毋爲目前倖免之謀。凡此皆臣愚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朱　積早服參閱

楊襄毅公文集

疏　　　　　　　　　　　　　　楊　博

查處屯田疏　屯田

臣以庸劣誤蒙　聖明付以邊撫重寄任事以來其於地方利弊靡不悉心講求大要河西事體重且大

者莫過於屯田一事遂即案行守巡兵備四道各將境內荒蕪田地通行查出或上下水利不通應該挑濬或人力牛種不敷應該處給或從來拋荒未種應該開墾逐一講處明白每處畫一小圖貼說其上陸續送閱果有父子兄弟相率力田者即以姓名開呈動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犒賞惰農自安者各舉數人量加懲治以警其餘去後節據分巡西寧道副使鍾鑑先將鎮城迤南荒田開報到臣如黑河水磑灞則有荒田二十餘頃洞子渠則有荒田一十三頃馬

子渠，則有荒田一頃，大滿渠，則有荒田四頃，卽鎮城一面荒蕪之田，至於如此，其他十五衛所可槩知矣。臣卽督同鍾鑑前去各該地方，逐一踏勘，召人承種，不見有嚮應者，會集父老問之，咸以爲往年興復屯田，或種未入土，名已入冊，或人已在逃，糧猶如故，不知虜至則不得耕牧，水淤則不能灌溉，其從來拋荒之地，雖節奉事例，永不起科，官司一槩追徵，更無分別，未受富饒之利，先罹剝膚之害，以故寧甘貧窶，不敢承認，臣惟甘肅地方與延綏事體大畧相同，先年

屯政之廢專坐此

河東民運。皆係本色。後因輸納不便。改本為折。遂致二鎮漸次蕭索。延綏守臣。無歲不討內帑者。以其計無所出。不得不仰給也。甘肅苟且支持。未嘗率意陳乞者。非守臣之才。過于延綏。以其土地肥饒。猶可耕（恃民運更不若勤耕牧也）牧故也。臣自入境以來。見所至荒田。不下萬頃。遂極力經理。期于少效。乃令備咨輿情。始知其受病源委全在於催科之不清。而法令廢閣。實由于勸懲之未爭。若不急為處分。河西生計日就窮蹙。臣恐萬不得已。又將如延綏之奏討矣。以內帑有限之財。應諸鎮

無厭之請。匪惟該部難於區畫。亦非臣等邊臣體國之忠也。昔漢趙充國唐郭元振在河西。咸卓然著績。考其所為。充國則上屯田便宜。以逸待勞。元振則脩通河渠。盡水陸之利。今時雖云異。勢不甚殊。倣二臣之意。而不泥于其跡。固亦存乎其人焉耳。如蒙乞勑該部。將原奏各邊拋荒地土。聽其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其舊曾起科荒蕪年久。仍要用力開耕應納子粒。一體蠲免。事例再加申明。行臣遵守。仍聽臣將在城甘州左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所行分巡副使鍾鑑

涼州鎮番永昌莊浪古浪五衛所行分守叅政張璽肅州衛鎮夷所行兵備副使趙得祐、西寧衛行兵備副使王繼芳、各會同副叅遊守等官、督同衛所掌印管屯官員、及玆邉警少緩之時、將一應荒田、查議停當候明年春暖、刻期舉行、合用錢糧人工等項、幷未盡事宜、臣當來調度、次第整理、各官果能加意區畫、有益地方、事完查上勞勣、該部一倂錄敘、怠惰誤事者、具實論劾、其衛所官吏知數人等、若仍敢將荒田作弊、朦朧起科、嚴行拿問、從重治罪、中間如有應免

于粒亦許從實查免不得徒事虛文庶政有條理人自樂從臣猶恐議者必以爲永不起科大便小民爲（在內地凡係既從方所患專在課少乎）疑不知損上益下藏富於民實自古經略之長策若使民果富饒臣欲鹽糧則鹽糧有餘臣欲銀糧則銀糧有餘臣欲清補節年屯糧則屯糧有餘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然則民方餬口不給遑恤其他萬（今在河西循龍首渠分北亦勢關內萬餘頃邊境賴之）一虜騎充斥倉廩匱竭河西不幾於坐困乎此臣之所以蚤夜圖維不能已於有言也臣不任懇切覬望之至

脩築緊要城堡疏

題為脩築緊要、城堡以弭虜患事、據分守西寧道右
叅政張璽呈蒙臣案驗依蒙行據監牧鎮番倉秦州
判官甘宗道呈稱公同鎮番衛掌印指揮何淮等親
詣本衛大城周圍閱視、查得西城一面沙壅、并將應
該添築等事、議估開報前來、又據監收涼州廣儲倉
秦州判官袁澗呈稱涼州柔遠驛懷安驛靖邉驛三
堡、俱各不堪、先年屢議脩理、因循未舉、查係番虜交
馳之地、萬一失守、貽患匪輕、相應併議等因、具呈到

臣爲照本鎭地方斗絕羌胡之中。孤懸河湟之外。度勢審時。較之沿邊諸鎭。獨爲難守。而經制長策。大要亦不出于趙充國留兵屯田。部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之數言。蓋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坐收成算。而區區攻戰之術不與焉。臣以駑劣。以今歲七月之初。始至鎭城。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謹擬題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塢堠。謹烽燧。良不容緩。乃備行守巡兵備四道。將槩鎭城堡墩臺。遍行查處。昨因八月九月農工告畢。已將甘州張欽等堡

應添置者次第添置應修飾者次第修飾事涉瑣細不敢塵瀆　聖聰外但惟鎮番（此張掖河滙之地也）地方北出涼州二百餘里曠遠寥闊寔與宣府獨石馬營相類昔人謂於涼州北境磧中建置城垣控其衝要自是寇不敢復至涼州城下即此處也乃今風沙壅積幾與城埒萬一猾虜突至因沙乘城豈惟涼永坐撤藩籬寔甘肅全鎮安危所係至于涼州柔遠懷安靖邉三堡亦皆番虜往來出沒之所垣墻低薄壕塹淤塞雖昔屢議修築止緣無人任事旋議旋罷今右叅政張璽欲要

於鎮番添築關廂。一則消除沙患。（城不時淤則沙不能壅）一則增置重險並將修飾柔遠等堡事宜開呈前來。諮之父老。咸謂可行。質之官寮。殊無異議。急當整理。但夫役動調衆多。錢糧經費浩繁。事體頗重。固非臣愚所敢擅舉。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稍待來年春暖。土脈融和。容臣查照所議刻期舉行。未盡事宜。徑自查處。仍行叅政張埀涼州副揔兵蕭漢。往來督視。務期一勞永逸。保障地方。

議裁冗費以省濫費疏　免裁將領

臣議得制禦之方，不嫌詳密，興革之際，極當慎重，且
如涼莊遊擊一事，卒然議設，卒然議革，若以今日之
革爲是，則前日之設爲非，前日之設爲是，則今日之
革爲非，理貴會通，不宜懸殊，荷蒙 聖明軫念邊防，
下臣再議，河西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爲神謀淵慮，
明見萬里之外，臣自本年六月十八日渡河而西，周
歷涼莊之間，如古浪黑松安遠鎮羌岔口等處，親見
墩堡殘破，耕牧廢弛，行旅震慴，因備詢守巡副參遊
守等官，咸謂此正海套二虜交馳之所，前巡撫都御

史趙錦深知其患，議添遊兵一枝，誠于地方有益，但彼時倉卒舉事，慮之殊未周詳，處之多未穩妥，舊遊兵往來輪戍，人猶以去親戚，離墳墓為難，今茲新兵經年在外，不得休息，以故人心厭苦，首倡罷兵之說此處之未當一也，原議春夏駐劄涼州，秋冬駐劄莊浪，不知涼州已有分守副總兵，莊浪已有分守參將又留遊兵在彼，所謂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處之未當二也，客兵遠戍，全在多方撫綏，行糧既不以時查給，月糧多被官旗侵隱，且營房未設，棲止無所。

感事興懷，歸思孔切，此處之未當三也。今日之計。補偏救敝，則可因噎廢食，則大不可。譬之塵垢之衣。少加澣濯，自當一新，若四分五裂。未免竟為長物。所據裁省遊擊。臣實不敢輕議。以臣愚見。莫若將涼莊遊擊免行裁革。照依永昌遊擊事例，移于安遠堡駐劄。東制鎮羌岔口以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涼州。無事團聚操練。有警分布截殺。倘遇徵調。城池仍令備禦官軍照舊防守，其遊擊官廨官軍營房并展修關城等項，臣先是已嘗區畫停當，容臣次第舉行。近

城荒田。聽各軍自行開墾。永不起科。仍將遊兵除防秋時月不謙外。閑暇之時。量爲定立班次。令其取討衣鞋。以示休息。合用行糧料草。仰于安遠堡設立倉場。或派給鹽引。或發銀糴買。委官收受。務足支用。應得月糧。有妻孥在衛者。於本衛關支。無妻孥者。聽分守西寧道不拘常規。就彼謙給。庶人情事體。兩不相妨。實爲長便。

開陳制禦西夷事宜疏　制禦西夷

照得諸番之中。惟回夷最爲奸狡。而回夷之中。土魯

番尤爲驕悍。經制長策。自古稱難。且如嘉靖二十四年、本不係應貢之期、輒敢踵習故智、擁衆叩關、于時處之一失機宜、遂致流毒滋蔓、不可救藥、至勞 聖明親賜裁斷、方始讋服、及今若止爲目前之圖、不求善後之計、臣恐將來河西之患、實自此始、用是廣咨博訪、擇其尤切要者條爲三事、臣待罪邊陲、目擊時弊、非敢苟爲一身之謀、直以厝薪之火、其憂方大、是以不得不竭其愚慮、如蒙乞勅該部再加詳擬、如果有裨夷情、早爲裁覆行下遵守、臣愚幸甚

計開

一定事例以服夷心。臣惟土魯番等地面、并哈密入貢伴送等項、節年題准事例、雖已鮮明、緣五年方有一次、官吏更改、事體茫然、以致積年猾夷、肆其欺誑、反覆辯析、極勞頰舌。臣近日奉旨議處夷情、遍問官寮、俱稱新任、舊事不知、雖兵守大吏、亦不過道聽塗說、無所可否。不得已、乃取收架文卷、細加搜閱、兵火之餘、散漫殘缺、止得其槩、以意會之、僅能終事。仰惟朝廷典制、炳如日星、凡在西民、無不拭目快覩。矧茲

制禦戎虜之方。關涉特重。似不宜漫無統會。一至于此。今無聽禮部將節年西夷事例。逐一查出。約節成書。刊印二三百本。發下本鎮大小官員。各給一本。今次夷人貢回之日。各地面頭目正使。禮部亦各給與一本。庶幾典章法制。一覽無遺。不惟邊臣有所持循。蠢爾夷裔。自亦不能售其奸矣。

一息刁詐以全國體。臣惟朝廷所以制御臣下者。禮與法也。禮以綱之。刑以維之。失禮則入於刑。國之經也。至於小民之挾制官府。相與奏訴者。雖得其情。猶

為之全其體貌，投鼠忌器，正所以尊國體也。而況華夷之辨，尤當致慎者乎。臣近日奉旨議處夷情，移文肅州兵備參將等官，率皆縮頸斂手，不敢片言理論。臣責其故，乃曰是夷奸險，某年詰奏某人，已拿問矣；某年詰奏某人，已落職矣。以是不敢。臣不勝忿激，以爲朝廷設置邊臣，專爲制禦戎虜，若人人遠嫌避咎，不知將何賴焉。遂不得已，親爲查審條列以聞。業已奉有俞旨，無容別議。但方來之事，不可不慮。查得嘉靖十二年，土魯番夷使馬黑麻虎力孏翁等奏稱太

監陳浩貪贖之狀節該禮部議得既不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招邊釁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在朝廷當大有處分方保不害治體詞嚴義正可謂深得安攘之要合無查照該部題奉欽依事理今後夷人許奏大小官員不法事情差官體勘果係裝誣即將夷人重加戒諭令其覬然知　聖明在上照如日月纖毫才詐不容欺弊如所奏得實先將夷人督發出關方許請旨將有罪人員從重處分雖置之極典亦不爲過庶幾夷心稍戢

國體克全而奉法之臣亦自可以展布矣

一定供億以絕覬望臣惟西域貢胡皆利無厭雖升合毫釐無不多方告擾且如廩糧一事據肅州衛申則云進貢該廩給存留該口糧甘泉驛申則云正副使該廩給存留該口糧臣細加稽考如故節年事體不一蓋皆邊臣相與因襲原無題准定例臣嘗與守

西域諸夷種目甚多又不若大房統下一齊規制易定也

巡兵備各官虛心討議咸謂正副使廩給從人口糧于理猶爲近似蓋名位有等供億因之差別故也又如存留給軍給驛馬匹一向相沿上馬價十二兩中

馬價十兩，下馬價八兩，斟酌調停，俱已平妥，各夷猶且屢屢告要增添，若無厭足，亦緣原無定例，故徼得以肆其奸爾。臣愚以為此等事情，跡若輕小，其在夷情，則關涉頗重。不可不為畫一之政。合無將前項應糧馬價，聽兵部議擬停當，併入禮部新定事例之內，以後庶幾使於遵行。不致煩擾。

安插屬夷以靖地方疏　屬夷

臣惟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自古聖王，制御之方。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求有

番漢錯居。可以久安長治者也。本鎮甘涼諸衛。遠在
全陝之西。極爲孤懸。肅州一衛。又獨在甘涼之西。孤
懸特甚。是故全陝之休戚視甘涼。甘涼之安危視肅
州。譬之人身。極當霧露之衝。必須元氣完固。多方頤
養。庶幾可保無虞。若內先虛弱。邪氣乘之。鮮有不速
其斃者。先年兵部題奉欽依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安此係罕東屬夷爲土魯番所逼故入居內地
插高臺白城山一帶。總牙曰羔刺等部落。安插肅州
威虜金塔寺一帶。向因威虜等城堡殘破。各番盡移
肅州寄住。以致郊關之外。蜂屯蟻聚。不可勝數。指大

如殷實多於主，睚眦之忿，動見戕殺，男女之風，因而淆亂，肅人有言，不但生畜為番人夥養。雖子女亦暫為番人鞠育，番人有言。若等所住者。我等地方。有時見索。必須還我。即此二種議論。臣愚臥不帖席。食不甘味。尚敢重惜一身之利害。而漫不為之計念哉。仰

蒙　聖明在上，嘉納本兵之議，俯從言官之請，申飭臣愚，相度邊隘，次第修飭，臣惟肅州番夷之事，害已剝膚，自今處之，猶或可及，用是咨於總督尚書王，以旂，王以旂力主其議，謀于總兵官王繼祖，王繼祖意

亦克合撒於副使王儀恭將劉勳王儀劉勳身任其事會集番達頭目總牙等再三曉諭以為爾等散處於茲終非經久之計今當遵照題准事宜為爾修築城堡以安爾居開濬渠壩以便爾耕處給種根鍋鏵以卹爾窮各番欣然承諾更無異詞以故恐乘艸枯馬弱之時結營境外次第興工計自本年三月十五

不獨清我寨更亦且壯我藩籬

月起五月初五日止共修過城堡七座墩臺一十二座安撫過各族番達帳房七百六頂男婦三千四百五十四名口近者離邊二三百里遠者四五百里壓

體之氣。爲之一清。文明之化。君然四達。以臣初時愚慮。止欲漸次撫逐。尚不敢覬望至此。此實皇上文武聖神。剛健中正。威振遐荒之所致也。邊民幸甚。臣等幸甚

極邊添兵修城疏　極邊修城

看得駐守昌平都御史王輪。咨稱鎮邊長峪橫嶺三城。委爲虜衝。先年因山爲城。添軍戍守。形成勢足。張犄角。于時全賴宣府兵精馬健。係障於外。雖屢經虜犯。固未有如嘉靖二十九年之甚者。因往懲來。今

日防禦之急、莫過三城、先後施爲之序、鎮邊爲要、蓋鎮邊摠會諸口在西北。內則熊兒峪牛膝峪西北街外則柵樹窪唐兒庵白崖子。一路通懷來水頭村大山口。一路通舊保安畫庄松棚并溝、人馬可以馳驟牛車徑至半山。即如今年三月虜犯宣府馬廠、距唐兒庵僅八十里、若使鎮邊軍馬充實、先據邊山要害。則聲勢易振。扞拒之力可施。譬之築隄障水。于水勢始發之上流而遏之。則水勢易殺橫決之患可消、若俟其就下泛濫。狂瀾已成、人力難勝堤壩徒設。今之

所以處鎮邊者。非徒爲擁兵株守。蓋爲畿輔生靈之計。反覆辨析。俱已詳盡。臣竊惟防邊之政。莫先於審時。尤莫先於度勢。以今觀於宣府之時。旱荒相仍。人不聊生。以今觀于宣府之勢。屢經挫衂。士氣消沮。各雖居庸藩籬。苦不足恃。要之與山西事體頗類。比年

此言山西自築城堡守禦與俞東淮之論稍異

以來。山西宴然無事者。非大同能爲捍蔽。迺山西自爲之計故爾。所據鎮邊長峪橫嶺三城。北護陵寢。南拱京師。虜既嘗由此而出。虜必能由此而入。比之山西。尤爲不同。似不宜藉口宣府。因襲故常。重誤大計。

臣謹將王輪原議摘其節要悉心恭酌條為四事如

蒙敕下兵部速議覆請備行王輪督同副使許天倫

及時整飭臣無任懇切覬望之至

計開

一議設參將臣查得居庸關原係分守職在守關時

不可離近因建議分區改為參將兼理白羊鎮邊等

城道里逶迤居常難于周歷山溪隔越遇警不能卒

至況虜所窺伺專在鎮邊邀其要害誠不減於古北

諸口必須於鎮邊城專設將官緩急方克有濟合無

添設叅將一員。任劄鎮邊城，以橫嶺白羊二守備，長峪鎮邊二把總隸之。名曰分守鎮邊等處叅將。合用軍士除原額五百一十名，及巡關衙門近議召募四百九十名外，仍聽副使許天倫，公同新設叅將，再召土著民餘，務足三千名，每名該衣鞋銀五兩，共該銀一萬兩，戶部照例給發，此處止宜多設步軍，少設馬軍。（此係山險故利步也）兵部於寄養馬內量發五百匹，以備傳報哨探之用。各軍盔甲器械，工部陸續查給，至于叅將公廨，軍士營房，并未盡事宜，悉聽王輪次第區處，其居庸關

照舊復為分守，止管遺下中南北三路，各關隘地方，東與黃花鎮叅將門家峪接界，西與鎮邊城叅將白羊口接界，見任叅將王臣，暫管分守事務，候王臣陞遷去任，止補分守，不必再設叅將，

一議修山城，臣查得鎮邊既設叅將，兵馬衆多，舊城委不能容，必須稍加展拓，難以憚勞惜費，行據委官經歷蘇時通等勘稱，欲將鎮邊城北自高山頂起接修正城一百丈，根潤一丈五尺，收頂一丈，高連垛口二丈，東山修稍城一百二十三丈，西山修稍城一百

一十五丈俱因山砌石高連垛口一丈二尺仍于東山西山各頂據險各築窩寮敵臺一座以便擊拒共城中穿流水門改修月形夾墻連城以順水勢合用錢糧人夫口糧鹽菜俱於收貯支剩修邊銀內動支修工尺寸隨地改移支給錢糧因工加減俱照修邊事例施行臣參酌無異俱應如擬合無備行王輪嚴督新設參將上緊修築此工完日然後將長峪城東北家口高崖口各起工程從宜修舉鎮邊橫嶺仍動前銀先開井泉二三十處以便汲爨遍完之日備將

此皆城要務

用過官銀、修過工程、造冊奏繳、

一議給月糧、臣查得鎮邊長峪橫嶺三城。俱在萬山之中。地雜沙石。不堪播種。鎮邊橫嶺、且乏水泉。以此軍不樂居、逃移接踵、必須處之得所、方能聯屬人心合無除白羊口官軍月糧如常支給外、其三城官軍月糧、俱許常支本色、馬匹支全料草、著爲定規、不宜輕易變更、厥幾目前人肯應募、日後事可經久、

一議調邊兵、臣查得前項設將添兵之議、雖已周悉、誠恐防秋在近、一時不能就緒、萬一醜虜突至、勢孤

兵寡、未免仍致悞事、合無行令提督時陳將調到邊兵揀選二枝、駐劄隣近地方、果有警報、分發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與遊擊徐麟兵馬相兼戰守、一面先令領兵官員。各詣屯兵山口。逐一相度。要見何處可守。何處可戰。必須方略預有定畫。臨事方免錯謬。

經略潮河川地方疏　潮河川

臣會同總督軍務侍郎何棟巡撫都御史吳嘉會議得古北口潮河川。外通興州。內連密雲、實殘元避暑（即庚戌之事）故道。嘉靖二十九年、虜自黃榆溝擁衆突入、塞川南

下遂致驛騷畿輔振動郊圻雖嘗分兵道出高崖大勢營帳仍由黃榆北歸則知潮河川者實醜虜入寇之第一門戶也往年都御史洪鍾欲于川內建城屯兵據其要害以故不惜勞費鑿山引河功未及成人共惜之今臣親至開山口再三相度原來地高水低縱使可通無濟于事又至近日新修黃榆溝一帶邊墻見其堅完高厚女墻敵臺表裡周匝有兵拒守虜自不能飛度但墻外尚有平漫去處逐漸挑空地低一尺墻當更高一尺是在邊臣隨宜處置無庸別議

此城深相犄之

道

又喻河至潮河川周廻顧視黃榆溝邊墻包乎川之外即今何棟吳嘉會所修新墻是已開山口節年邊墻反在川之內即洪鍾鑿山故處是已二墻夾峙勢如雙屏萬一賊衆潰墻勢必落川再無別道川面雖有浮沙不甚廠漫是誠我兵之戰地也過此則為石匣為客雲平原曠野萬馬可馳我兵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臣今議於川內創築小石城六座每城內各

六城三宗緣水羅布使矢石相及旁不能人矣

築一墩自北而南三城儼如棋布自南而北三城宛如星羅臨期酌量賊勢分屯勁兵令其可隱可見可

避可擊又議於川之西山野豬嶺墩起至豬嘴寨河口墩迤北石崖止創修橫城一道伐其占據山巢之謀又議將東邊護城關不堪舊牆通行拆修添築敵臺三座以為六城聲援之計惟恐窒礙難以經久備行兵備副使李蓁勘報無異大抵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況所費不多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況無從興怨似當修舉無疑如蒙乞勅兵部再加議擬如果相應備行都御史吳嘉會總兵成勳副使李蓁嚴督叅將周益昌坐委守備高輅經歷康思道千戶李

景時張守爵、動支官庫見貯民夫銀兩、分發鄰近州縣顧募夫匠、相兼本區夫匠、併力修築工完回奏、

議築簡便墩城疏　墩城

臣惟腹裡城堡、固當爲堂室之圖沿邊墻塹、尤當先門戶之計、於是不避艱險周歷諸隘、以次經略、除一切軍務事宜、各另具題外、復念蠢玆醜虜、擁衆遠來其志原在搶掠不遂其欲、不能但已、必然極力攻墻萬一我兵力竭、一處不支、別墻盡屬無用、如嘉靖二十九年既過黃榆溝潮河川、突入密雲懷柔一帶、但

有城堡去處。若不來攻。至于散居村落。任其殺擄。如入無人之境。事後雖嘗分遣僉事張鐸等修築城堡。於時倉卒舉事。計處未周。總合數村。築一空堡。有相去十餘里者。甚至有二三十里者。堡內既無井泉。理難持久。窮民各有家緣。豈肯輕棄。虜未至而先行收斂。妨廢不貲。虜已至而方行收斂。緩不及事。臣往年巡撫甘肅之時。嘗創為墩城之法。即如五七家之村。令其近村合力築一小城。周迴止二十八丈。底闊一丈二尺。高連垜口二丈。收頂七尺。於中各築一墩。每

今北邊小民兼權以防盜亦許此

座周圍八丈。高連垜口二丈五尺。實臺上蓋房一層。架樓一層。最上蓋天棚一層。此外更有欄馬墻壕二道。近墩又有漫道。將至墩門懸置板橋。防賊循道而上。大村則令其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蓋守禦之方。大則爲城。其次則爲堡。城非萬金不能成、堡非千金不能成。惟此墩城。通計不過百金。爲費甚少。隨處可築。大城必須數千人。堡須千人。方能拒守。惟此墩城。十數人可以守。虜少則勢力單弱。料彼不能攻。空。

此法不特拒守兼之烽火所需。

虜多則人馬稠密。懼我乘高擊打。縱使攻破

一墩必先自傷數十百人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虜必不肯爲之况我之墩城隨在皆設虜勢雖重豈能一一攻之不煩收保之勞坐收障蔽之益此之謂家自爲守且賊既入邊勢必散搶若各城之中分置步（不得可以藏人且使地形高下錯雜虜騎不能以大作馳驟矣）兵與土人相兼按伏俟有零騎到墩邀而擊之自然可以成功此之謂人自爲戰先年大舉達虜嘗犯凉州彼時墩城告完臣適在彼調度既無毫毛疎失且有斬獲微功是乃明效大驗臣今奉命月餘所過州縣見其閭里蕭條財匱民勞以故不敢輕率建議徐

而思之。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殘破之患。比之勞費爲大。若使得人綜理、激勸有方。是雖不可慮始之民。亦當翕然感動。近日民間苦虜侵暴。亦有自爲之者。但與臣之規制少異。一二豪强之徒。又爲其私策。因而挾制。臣切痛之。如蒙乞勅兵部計議、如果相應、容臣畫一圖式責成都御史吳嘉會艾希淳王輪、督同兵備及府州縣等官、將薊保二鎮地方。審時度勢。不限以時。不拘以地。勸民以次修築、不宜過於嚴急、反致騷動。沿邊去處、就行

總兵徐珏成勳張琮一體整理。中間或有土脉疏鬆不堪修築。必須多用磚石包砌以圖經久難以借費。其昌平懷柔順義密雲三平谷曾經被虜州縣。仍乞不為常例量發官銀三四萬兩。如內帑不便。或于真順等府解到民夫銀內。摧其如數動支。聽吳嘉會王輪審其人力果有十分不能自處者。量為補助以仰副我 皇上日勤宵旰愛護元元之意。然此雖有小費。果得民命曲全。比之調發客兵。日費千金。無益有損者萬萬不侔。臣無任懇切覬望之至

兵馬凋殘不堪疏　兵馬

該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勳、鎮守昌平居庸等處地方副總兵官署都指揮僉事張琮、各將所管軍馬數目開報到臣、案查先該臣巡視昌平薊鎮、督同本部署郎中張

近者武陵亦行此法限各邊查報但恐身

重等閱得兵馬俱籍、已經備行各官、要見總副參遊

不在行間未必得實耳

等官下、原額軍士若干、逃亡事故若干、見在若干、馬軍堪戰若干、不堪若干、步軍堪守若干、不堪若干、馬匹原額若干、倒死若干、見在若干、堪以騎征若干、不

堪騎征若干從實開報去後今該前因臣惟邉防之要莫先於兵尤莫先于馬必須兵精馬健以守方固以戰方克自古談兵之家曰兵不貴多而貴于精又曰軍政莫急于馬薊鎮昌平分屯列戍軍雖不下六七萬人類多老弱庸懦不堪戰守馬雖不下二三萬匹類多羸瘠瘡癬不耐驅馳往年所禦止是三衛屬夷且猶兵勢蕭索今所禦者强横之北虜矣往來禦虜止是秋高月朗且猶分布不周今無論春夏秋冬盡防範矣當此時危勢迫之難宜爲易轍改絃之計

大抵邊臣之意。皆為本處兵馬削弱。必須多調勁兵以為應援。以臣之愚。似當以練主兵為根本以調客舍主兵而恃征調所以在在騷動處處空虛也兵為權宜。況客兵之來也。閭閻騷擾。雞犬不寧。未收保禦之功。先罹憑陵之患。民謠滿耳。邊兵可常調乎。又為連年修邊。步軍苦於版築。馬軍苦於架梁。無暇揀練。即如各枝遊兵。未嘗架梁。而身無寸鐵。手不執弓。食糧則存名。臨警則無實。驕惰至此。主兵果可恃乎。又為缺馬騎征。仍欲仰給太僕。臣謂且宜將見在之馬。悉心喂養。若多發官馬。不能愛惜。未免盡為潰

中之瘠馬果可再發乎至于包辦役占百弊紛然所當究詰臣惟今日之勢不在于增兵而在于練兵不在于增馬而在于養馬增兵增馬者邊政之文也徒費芻糧練兵養馬者邊政之實也有裨捍禦臣周歷地方見之甚真不忍緘默伏望
皇上俯念虜患猖獗邊備廢弛今後該鎮奏募新兵奏討官馬勅下兵部且不宜輕易議給速行總督鎮巡等官先將各區軍馬協心整飭逃故者作何處補老弱者作何沙汰見在者作何操練馬匹作何喂養役占包辦者作何

清查務期軍馬充盈姦弊剗除以爲地方深長之計事完備將練過人馬華過弊端分別處分徑自回奏

議處地方事宜疏　　戍守廣昌

會勘得內通外達有磁窯口林關口唐山口直峪口紅沙坡口石門峪口大檀口北口椒河口九官口永寧口松子口三淵口共十三口俱係沿邊緊要一帶口分磁窯口內有銀鋌驛馬嶺石門峪口內有鎗頭嶺北口內有黑石嶺四口雖係內口亦爲要害其黑嶺止設把總官一員軍一百三十名林樓關等七口各

軍八名、永寧三淵口、各軍五名、唐山大檯口各軍三名、磁窯紅沙口無軍、嘉靖十九等年虜賊大舉擁衆深入、屢犯黃丘廣昌縣等處地方、俱因前項隘口空把軍士單弱、雖恃天險、軍少不敷把截前項口分、似應就近添撥軍士、以資控扼、及查得廣昌縣南通紫荊倒馬二關、北入宣府大同二鎮。欲戒嚴於兩關、當是時北虜屢犯宣大從[illegible]關不紛而聚今敵窺二鎮亦須防此西可以嘯聚中可以入紫荊故為要區也致謹於此地、況廣昌攝於二者之間。誠重地也。夫地重則事權當重。合無於廣昌城革去守備、添設參將一員、湊添兵馬三千、合為一營。專事操練。適中調度

一遇有警隨賊向往相機堵截外峙諸戶而爲宜大內蔽內連兩關而爲畿輔外捍庶重關設險而內外無虞將領得人而緩急有濟及准倒馬關泰將馮登手本議報相同緣由各到道又蒙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艾希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三才蔡揚金黃季瑞案驗俱爲議處地方事宜以釋戎務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選題前事內一款要害以添防守夫禦虜者先貴於自防當關者尤貴于擇要故守得其要則用力

寡而成功多矣。竊聞宣大二鎮。乃西關諸隘之藩籬。而迤南北口石門一帶。又紫荆倒馬之門戶。虜之入寇。若過宣大地方。未有不由北口石門銀鎈直峪等四處。而能越犯紫荆等兩關者也。且北口石門等處崇岡峻嶺。登嶂層巒。一夫能守。百夫莫當。比之紫荆倒馬等處。更嵒險可據。夫既爲遏虜之要途。又有可據之山險。且路止四處。兵力不分。則前項隘口。豈非紫荆倒馬之咽喉。而出關拒寇之重地哉。乃聞防秋之際。前項隘口。兵不過數十人。惟黑石嶺設有官兵。

亦不過於百員名。究其所以。蓋由前項隘口俱屬之
蔚州廣昌等州縣。在宣大則以大邊爲重而不及屯
兵此地以爲畿內之外藩在直隸則以本關爲重而
廣昌本屬雲中也
不能越境行師以增畿地之勢費至于廣昌原設守
備亦因而移之外邊戍守。本城事務。翻令他官代攝
夫宣大紫荊。勢若唇齒。北口石門。要若紐樞。重大邊
與本關。而故輕此紐樞之地。臣愚以爲非也。查得舊
年廣昌鄉夫于大賢等二千九百餘名。奏下兵部。願
收月糧効力防守地方。人數見在。而廣昌守備城操

官軍、止三百餘名、若合而為一。足彀一枝兵力。臣愚以為在宣大舍大邊而退保此地。固非也。在直隸舍本關而出保此地。亦非也。合無於防秋之日。令兩鎮及山西各量移兵數百於此。協力防守。或即將廣昌守備。改為叅將。而以鄉夫千大賢等二千九百餘名。并見操官軍三百餘名。屬之操備。免其他方調遣。專以守禦本城。控扼諸關。若虜犯蔚州廣霊等處、許其相機截殺。則既可以為宣大之內援。又可以為兩關之外蔽。就使虜騎能犯宣大。必不能越犯兩關。此亦

守要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該本部覆議前件臣等看得禦戎貴先據險守土尤重得人地利得而武備修防禦斯有賴矣所據宣大二鎮原與紫荆倒馬諸關相爲表裡宣大有警則紫荆倒馬之捍禦在所當急今御史楊選題稱若賊過宣大地方必由北口石門銀錠直峪四處而後能犯紫荆等關且前項隘口險要易守實爲咽喉重地而無兵防禦要將兩鎮及山西各量移兵數百協守或將廣昌守備改爲叅將而以原設鄉夫并見操官軍統領專守本城控扼諸

關誠得設兵守要之術但增兵改將事體頗重前項

地方未經查勘遽難議擬合候命下移咨宣大山西

保定各鎮督撫等官會差守巡兵備風力官員親詣

查勘要見北口石門銀鎈直峪四處隘口是否險要

爲虜賊必由之路四口之外有無路可通及改設參

將增添兵夫移兵協守事體有無相應果否經久可

賴作速查議明白具奏前來以憑覆議定奪伏乞

聖裁等因覆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欽遵俱案行本

道會議通呈施行等因蒙此節經備行保定府同知

馮友會同倒馬關叅將馮登親詣彼中查勘議報去後今該前因爲照建事貴於審時屯兵先于扼要故制禦得法則爲力易而功倍而相機設備亦兵家所不能違也我國家建極京師北鄰虜境外設宣大二鎮內置紫荊諸關凜若重圍勢成捍蔽使其外治周詳藩籬森密則諸關有所倚藉前項廣昌保安本爲二鎮之內地其勢在所緩也頻年以來虜患日棘備禦日踈小犯則小入大犯則大入毎歲不下數次即如去年八月虜由大同三犯靈丘以南稍進則爲浮

圖峪揷箭嶺地方。今年三月虜由宣府越犯灰窯兒黃土嶺等處。少進則爲沿河馬水口地方。而浮圖峪揷箭嶺、馬水口、乃關東西門戶。山勢綿亘。隘口廠漫設官屯軍。備非不密。終恐虜勢重大。避實擊虛。地里廣遠。未免分兵列戍。力格志離。一不能支。將至誤事。保安廣昌。譬則兩關咽喉。扼吭而治。爲力必易。故先年防秋。兵部調兩鎮中南路叅將各領兵移駐其地。制險控要。蓋不待今日而始議及也。或者以略外詳內爲詞。而虞兩鎮有舍已爲人之疑。不知兩關有備。

畿甸靖安。重兵內屯。聲勢張大。將來虜必不敢深入。兩鎮諸營。專事外禦。亦可以免內顧之慮矣。但虜至保安。每折而西。必犯蔚州地方。故廣昌之備。尤爲至（山西兵素弱而等武反在外故也）急。矧因守備而爲參將。不煩於添官。聚鄉夫而爲戍卒。無費于召募。雖錢糧馬匹器械等項。少有增置。圖大忘小。且計兩鎮之逃亡卒伍。不知其幾。抑減之數移以處之。當裕如也。所據同知馮友等前項勘議。俱已明悉。似應俯從。及查廣昌生員劉金等揭稱掣回浮圖峪軍。今議該所改爲參將營。言亦有理。但自正

統年間移駐本峪久各相安憚于改易例止一百三

員名數亦不多合行照舊無致動搖人心反生咨怨

等因行准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艾希淳咨稱若守廣昌則紫荊倒

馬二關有所障蔽門戶堂室緩急甚明所據該道議

處前因俱已周悉但本院職專提督跡涉利已合咨

前去煩為裁酌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前事已經咨議

去後今准前因臣惟重關疊嶂經制不嫌嚴密地利

人和歷畫均當詳慎旣有大同藩籬紫荊倒馬若無

事於守者邇今建將陳兵日增月益正猶遼東在外

昔人論守險者不守其險之險而必守于險之外此守大邊而三關自安之說也然燕之重地安得不深爲之萬全之計乎

山海關不得不守宣府在外居庸關不得不守然于所守之中又有得其肯綮未得肯綮之處即如廣昌者固其一也廣昌南直紫荊倒馬二關北接大同宣府二鎮誠爲咽喉重地所據添設參將一事度勢審時實不容緩御史楊選謂在宣大則以大邊爲重不及屯兵此地以爲畿內之外藩在直隸則以本關爲重不能越境行師以增畿地之勞費兵備副使畢竟容謂因守備而爲參將不煩於添官聚鄉夫而爲戍

卒。無費於召募。雖錢糧兵馬器械等項。少有增置。計兩鎮逃亡卒伍之糧。移以處之。自當裕如。同知馮友叅將馮登若謂設叅將居中調度。外恃諸戶。可為宣大內蔽。內連兩關。可為畿輔外捍。所論俱已詳盡。但御史楊選原議雖該兵部題奉欽依備行各鎮會勘彼此利害不同。甲乙可否自異。文移往返。決無可成之期。臣近由紫荊出浮圖峪。親歷廣昌地方。周爰咨諏始能盡得其詳。用是采之輿情。叅之已見。條為六事。如蒙乞勅兵部討議。如果臣言與楊選所言事體

相應、將廣昌參將早爲改設、敕內事宜、一併議擬、其廣昌調守浮圖峪官軍一百三員名、歷年既久、安土重遷、難以輕易掣回、止應照舊、命下之日、仍行同知馮友參將馮登前去廣昌會同新設參將逐一經理事完回任、中間如有應處未盡者、聽徵處總督鎮巡官以次從長區處、務期經久可行、不爲文具、

議修要害嚴防守以固邊疆疏 添設兵將

議得籌邊者貴審乎時、設險者當因其勢、假使宣大之間、兵馬精强、力能拒虜、紫荆倒馬、真爲堂奧、何足

深慮、今則非其時矣、所幸天險具在、人力可為、振迅之頃、自當改觀易聽、若仍復因循玩愒、虜得擁衆入關、關南之人、不免魚肉、臣等杞人之憂、無任惓惓、蓋嘗通論四關之險、則龍泉為上、倒馬次之、紫荊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荊為急、倒馬次之、故關龍泉又次之、獨論紫荊倒馬之勢、紫荊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為平漫、堪馳十輛、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荊三四百里、倉卒有警、參將應援不及、倒馬則落路吳王

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臣等所憂者不在（大約所探閱之隘）

雖至險者亦無截然四集中道一道者也宅出正關

紫荊正關而在馬水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落路

以入者恒少由旁隘以入者恒多

吳王以故參酌副使畢竟容之議於馬水谷則議添

參將白馬茨溝則議添守備非敢故為多事之擾念

惟虜患孔棘苟不大為整飭害已剝膚必貽後時之

悔至于修築之工召募之役揆之人情事勢又皆決

不容已但內帑之積貯有限畿甸之膏脂已竭通計

各項所費殊為不貲反覆籌度計無所出轉盼秋深

憂惶特甚如蒙勅下戶兵二部會同計議速發銀五

萬兩、專備募軍等項支用、再容臣等於薊州營房銀內借支三萬兩、或發通倉米三萬石、專備修邊等項支用、用過薊銀、候秋成之日、照數補還、一應工程坐委副使畢竟容朱徵各照分管地方督理、其餘款內事宜、仍乞 聖明早賜裁允、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